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四

户婚門

爭業上

吳盟訴吳鈖賣田

吳鈖繼吳革之絶未及一年典賣田業所存無幾道逢其人两手分付得之儻來殊無難色吳肅乘其機會未及數日連立五契并吞其家括囊無遺不自屬饜盡而後已吳盟邀遊二者之間既與評議又同僉押志在規圖豈復忠告少未滿意入狀於官以勢劫持吳鈖之破蕩吳肅之貪謀吳盟之騙脅三子之情

其罪惟均所立交易固非法意然復還原主不過適以資其遊
食之費終成一空又且何益要知吳華家業其得之也不義其
去之也亦不義此理之常初無足怪吳肅今又從而効之將見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吳盟吳錫各勘杖一百且以吳肅正身
未曾到官並與聽贖五契田產約計五十二畝半以鄉原體例
計之每畝少錢三貫足今亦不復根究但北原一頃四百五十
把原係標撥與吳華之女吳錫不應盜賣吳肅不應盜買當廳
毀抹計其價值與所少錢數亦畧相當其餘四契却聽照契為
業仍押吳錫出外對定原撥文分田產申

廣州送宜黃縣張椿與趙永互爭田產

趙宏置產於宜黃卜居於安慶相去隔遠不可照應托弟掌管
甚合人情若無官物少欠不可謂之逃亡趙煥以兄之田視為
已物初以獻于學繼復獻于郡厥前後反覆已自可惡且其不
出田主本意不可謂之合法今田在官司莊名貢士其事已久
似未易動趙宏之男趙永持安慶公文就本州陳乞執出干照
共述前事欲還原業拖照僉廳所擬謂既是祖業分明官司難
以向執使府照行給付管業可謂用意之厚施行之當張椿乃
佃田之人輒敢固執欵歸于官以貪耕作之利觀其狀詞以趙

永為泯非是趙宏之子彼執安慶公文非無所據而張椿敢於
虛言且謂委送本州各被買囑夫在城官府閻邵僚屬豈無特
立獨行而張椿肆無忌憚以至於此逃田之法自許歸業況非
逃豈容沒官今官司已係給還佃人乃敢繳駁殊為可怪款乞
照會廳原擬施行再敢有詞重行照斷

羅琦訴羅琛盜去契字賣田

趙宅買羅琛廋難字號晚田一畝二角二十步既有契字又繳
到受分關書即無批破交易既正縱有不明亦非知情今據羅
琛親兄羅琦陳狀謂本位已曾買入復被羅琛偷去干照轉行
典賣盜竊之事理或有之但羅琦並無片紙執手考之省箚又
是兄弟今為一戶稅錢苗退受復無稽考官司將何所憑退回
交易其田合與照契為業又據羅琛所供此田原係典與姨夫
謝　又有一兄羅球亦係連關受分必能證明況是親戚兄弟
自宜從公和對如當来委有曲折合就羅琛名下監還價錢

高七以狀訴陳慶占田

榲鄉司供首陳文昌起立高七一詭名尋出引告示歸併已係
陳文昌承認入本戶訖今高七一輒来陳狀謂自已所置田產
不應歸併陳文昌戶及索干照墨驗稅一百二有零契立價五

十貫已是不證又於內即無號數畝步別具單帳于前且無縫
印鄉原體例凡立契交易必書號數畝步於契內以憑投印今
只作空頭契書却以白紙寫單帳於前非惟稅苗出入可以隱
寄產業多寡皆可更易顯是詐欺勘枝六十照陳文昌責枝歸
併尋具案隱斷係高七一當廳責狀歸併再與照行免斷

曾沂訴陳增取土田木盡價錢

曾沂原典胡元珪田年限已滿遂將轉典與陳增既典之後胡
元珪却就陳增名下倒祖曾沂難以收贖雖是比原錢差減然
鄉原體例各有時價前後不同曾沂父存日典田與今價往往
相遠況曾沂原立契自是情願難以反悔若令陳增還足原價
則不願收買再令曾沂收贖無祖可憑且目今所務已久不應
施行仍乞使府照會

游成訟游洪父抵當田產

准法應交易田宅過三年而論有利債負准折官司並不得受
理又准法應交易田宅並要離業雖各零典賣亦不得自佃賃
游朝將田一畝住基五十九步出賣與游洪父價錢十貫係在
嘉定十年印契亦隔一年有半今朝已死其子游成輒以當未
抵當為詞契頭亡沒又在三年之外豈應更有受理且鄉人遠

法抵當亦誠有之皆依典契立文本游朝之契係是永賣游成
供狀亦謂原作賣契抵當安有既立賣契而謂之抵當之理只
緣當來不曾交業彼此遠法以至爭互今歲收禾且隨宜均分
當廳就勒游成退佃仰游洪父照契為業別召人耕作

繆漸三戶許租產業

繆昭生三子長曰漸次曰煥又曰洪繆昭既死而以長子漸立
戶是繆漸即繆昭之都戶今繆漸兄弟俱亡其子孫析而七各
有戶名而租繆漸猶未倒除逐年官物互相推托甚階已多保
長其申追到供對各已招伏認將繆漸稅錢均依三分入戶送
納已得其直內一分繆友皐狀訴祖戶稅錢雖均為三祖戶田
業各自占據未曾分析既分稅亦合均田今勒令繆友皐供出
繆漸戶田產並有號段儻果是實豈有不行均分之理鄉司牙
將繆漸稅錢均分除倒原戶外押各人對衆標食本縣約束發
舉之家雖許用幹人然互爭由產不實分關簿書却難以幹人
推托游邦係是繆康仲幹人與詞首繆友皐自有同關主僕之
分不應在庭不遜抗對其生若不懲治押下他頭卒致強橫生
事無由絕詞游邦先勘校六十仍並監追正身供對

吕文定許吕賓占據田產

吕文定吕文先兄弟兩人父母服闋已行均分文先身故並無
後嗣其兄文定訟堂叔吕宾十三年八月根印契要分明難以
作占據皆賴儻果是假偽自立賣契豈應更典賣耶立賣契當
允當但所典田產吕文定係是連分人未曾着押合聽收贖為
業當原未曾開說所以有詞當廳讀示給斷由為據仍申照會

王九訟伯王四占去田產

王九狀論王四擅賣本戶田產欺謾單幼今索到游旦元買契
係是王九父王昕着押開禧元年交易次年根印分明准法王
理訴田宅而契書分明過二十年錢主或業主死者不得受理

今業主已亡而印契亦經十五年縱曰交易不明亦不在受理
之數田照原契為業餘人並放

羅棫乞將妻前夫田產沒官

羅謙生子三人長曰密次曰宻三曰仝父母身亡已當服闋各
而為三省簿各有姓名今羅宻死有男羅寧老隨母改嫁同曾
祖之弟羅棫後寧老又死羅棫以寧老所分田產作絕戶獻于
官今寧老之叔羅仝欲以長兄羅密次男為兄命繼於法亦順
但在法諸已絕之家而立繼絕子孫諸近親尊長命繼者於絕
家財產若無在室歸宗出嫁諸女次全戶三分給一分餘將沒

官合聽羅佘以長兄之子立為羅宗後將羅宗家業給與三分之一其餘照已行沒官但羅棫原與羅宗出係是服內從弟羅宗身死豈應以妻阿王嫁與羅棫准法諸違法成婚謂嘗為祖免以上親之妻未經廿年雖會赦猶離羅棫取阿王方更三年合與聽離若阿王再歸羅宗出家不復改嫁撫養其子當用夫從其妻之法聽阿王為主免與沒官引押兩名下鄉取已離狀申

陳五訴鄧楫白奪南原田不還錢

陳世榮紹興年間將主屋出賣與鄧念二志明志明生四子其地係第四子鄧謀受分鄧謀於淳熙十一年復將賣與長住鄧演明載有夥客陳五居住陳五乃陳世榮之孫鄧演諸子又各分析離為三四多係陳五贖回但內鄧楫一分未曾退贖見得陳五猶是鄧楫地客且當元陳世榮既作賣契倘非業主情願無可強令收贖之理去冬方遂出賣土名唱歌堆晚田四畝田致懇憑鄧四六僞契就以本人南原祖業田兩相貿易陳五立契正行出賣鄧楫亦立約付陳五俾照方遂田為業陳五與曾寄稅之計其後陳五自以田在本人之門便於耕作託曾以三

在陳五門前其主鄧楫託陳五作新婦吳二姑收買往往欵為

鄧楫户入已為業却次南原田入鄧楫戶為無價錢貿易田產於法雖不許然彼此各立賣契互有價錢憑此授印亦可行使陳五與鄧楫自有主僕之分往往又欵併贖鄧楫一分住居而鄧楫不從因此交易遽為吝賴可見姦横李洪與陳五即無相干初狀到官乃作李洪名字故入勾加教唆詞訟尤為無賴李洪陳五各勘杖一百其田各照元立契管業餘人並放

使州索案為吳辛訟縣抹千照不當

照對近准使帖行下備坐台判參照縣尉知縣所斷縣尉以吳元袒之地與徐六三為隣令徐六三照親隣退贖知縣謂徐六三得產之後吳元袒方賣隣地又起屋在上所不應退知縣之說為是但兩家原買吳元袒地共二千二百七十九步而縣尉打量共只有六百單二步若以徐六三原兩號計五百八十步取足之外吳元袒所置遂成虛設吳元袒雖有傳来上手契本今既無地自是置買不明難以將有契無地文字出賣其地取足徐六三契外所餘二十二步或令徐六三貼錢就買或撥吳元袒就監原錢聽從兩家之便庶絶詞訴本縣見其辭理瞭然明白遵從台判索上吳元袒原買契要監還吳元袒買價錢據吳元袒幹人吳辛齎出原契當官毀抹一遵使州施行案吏徐

和不看當來一契共買四項山地只有一項唐文廣戶二十二
步合行毀抹却乃滾同呈上一時不照併毀入案拖照共契委
有傳賣吳士良傳天明唐仲明三號與徐六三所訴不相干合
聽交易除將承行人徐和勘杖六十備錄斷由聲載三項畝角
四至給付吳元昶為照儻吳辛當時取覆自當改正初不必越
訴于州紊煩官府所有價錢計五十貫文亦是四號總數官司
見今个見得唐文廣一號合計幾錢引監吳元昶從公對定取
合狀申仍繳原判申使州照會

熊邦兄弟與阿甘互爭財產

熊振元生三子長曰邦次曰賢幼曰資能資身死其妻阿甘已
行改嫁惟存室女一人户有田三百五十把當元以其價錢不
滿三百貫從條盡給付女承分未及畢姐女復身故今二兄爭
以其子立嗣而阿甘又謂內田百把係自置買亦欲求分立嗣
之說名雖為弟志在得田後來續買亦非阿甘可以自隨律之
以法盡合沒官縱是立嗣不出生前亦於絕家財產只應給四
分之一今官司不欲例行籍沒仰除見錢十貫足埋葬女外餘
田均作三分各給其一此非法意但官司從厚聽自拋拈如有
互爭却當照條施行

章明與袁安互訴田產

准使州行下經量田產明示約束各次見佃為主不得以遠年
干照輒行經量妄行爭占呈文去年買袁安戶田雖是見行投
印而袁安上手為業已久訖因經量章明乃賫出乾道八年契
書欲行占護且契後即無印稍莫知投印是何年月契要不明
已更五十年以上何可照使合照使州行下付見佃為主如再
有詞從枝八十科斷

吳肅吳鎔吳檜互爭田產

吳肅嘉定十二年一契典到吳鎔帝字號田六畝二角官字號
田二畝三十步約限九年亦已投印其間聲載祖關去失
上手不在行用無不分明吳肅枸收花利過割稅苗凡經五年
近有吳檜邊來爭占吳肅入詞追到在官就索干照檜賫出紹
興二十年其祖吳武成賣與吳鎔之曾祖吳四乙赤契一張又
於空紙後批作淳熙八年贖田就行租賃與原佃人耕作且當
原立契雖可照證厥後批作何所依憑況原契既作永賣立文
其後豈容批回收贖縱放贖果無偽冒自淳熙八年至今已歷
四十二年胡為不曾交業若曰就行佃賃固或有之然自吳四
乙至吳鎔凡更四世未有賃田可知是之久矣 准法諸典賣田

宅已印契而訴畝步不同者止以契內四至為定其歷過年限者以印契之日為始或交業在印契日後者以交業日為始又准法諸理訴田宅而契要不明過二十年錢主或業主死者官司不得受理吳檜所費干照已經五十餘年其間破碎漫滅不明已甚夫豈在受理之數所批贖已經四十餘年其田並未交業仍在原力豈應不以吳肅交業為正原其爭端實以吳鎔不曾繳納上手尋將與原出產人吳檜通同昏賴吳檜乃吳鎔之叔同惡相濟為謀甚深彼吳肅故為聚歛之家前後交易未必無遠法之契迫因本縣根究一二已行懲斷故嗜利之人從而萌昏賴之心夫豈知民各有分道理交易各憑干照在彼則曲在此則直曲者當懲直者當予其可執一以墮姦謀吳鎔初焉附合志在得田不思姦計果行不免盜賣之罪及送獄根勘供招自明吳鎔吳檜各勘杖六十廢契毀抹入案田照吳肅交易為業

胡楠周春互爭黃義方起立周通直田產

照對潁秀鄉二十三都有周通直趙必傳兩戶官物連年不納無可追催當擾胡小五供吐謂係胡楠詭名追上監納續擾胡楠狀除認歸正趙必傳苗稅外其周通直一戶原是黃義方起

立既蒙監納官物合與給付原田就賣出義方砧基簿內有稅
田丁盈三十八號丁行七十六號丁行四十號
丁行四十八號丁行七十六號共計五坵未曾交易見得委是
黃義方戶稅分明田隣黃政所供一同今有周春執出契要後
有丁盈七十四號丁盈七十五號丁盈七十八號丁盈七十九
號丁盈八十五號作黃仁元贖回黃義方資陪與阿廖也田號
數雖同似可影占而其僞有四周香契內五號係是此田黃義
方嘉定五年已賣與丁乙秀次年投印分明無緣其後再將此
佰貫與阿廖此其一也今人置田或納屯職或納苗稅交易之
始便立戶名阿廖所置黃義方田既無人納又不頇戶不審黃
仁憑何收贖此其二也黃義方既立周通直戶周通直稅苗即
合黃義方送納黃義方田產即是周通直物業今砧基簿內尚
有晚田五號未曾交易豈應他人冒占此其三也胡楠嘉定十
四年七月追逮到官監納苗稅而周春印契乃在其年十二月
事發之後旋行計議難以憑信此其四也即此四項周春之僞
粲然明白阿廖重疊僞契毀抹入案周春契連他產未欲併毀
初事送尉司展轉兩年訖無成說索案着定妄不可逃使州見
行經量約束應有冒耕許人陳告從條給佃今黃義方起立周

通直戶積年逃亡本縣見就胡楠名下監納官物胡楠却於周春名下告首昌耕儻不給付官司榜示何從示信民間逃田何從明白除先給據照使州行下付告人為業胡楠又賣出黃義方砧基簿內有地名高園丁地乎稅田十三號縣尉打量有十一號見存據佃田人徐五三供係作吳十九解原戶地田追上將省簿點對吳宇戶名是吳朝請改位自前即無此田入納見得此田亦是黃義方稅田分明合併與胡楠為業仍申使州照會

阿李系安仁互訴責田

安政生子三人長男新次男先幼男安仁單身將所受分田遂與二兄籍以供養其意甚佳今安仁雖無戶而原未分關聲載分明二兄俱喪其姪却欲給據出賣此田則安仁何所仰給合且存留為安仁以贍日用候其身故却照原約為主

羅柄女使來安訴主母奪去所撥田產

羅柄戶計稅錢五十餘貫正室無子有婢來安生子一人嘗以此帖付之謂吾年六十不為繼室所容逼逐在外女使來安有子讓即寄在田舍將及一歲今以平心安處之撥龍當田三

千把以充口食未幾護郎身故繳還此田仍歸羅氏繼而來安
遣還父母羅柄以典到楊從戶田併上手契要付與為業頃立
阿鄒戶以楊從戶頭楊照稅錢四百五十三文歸之事在嘉定
九年有省簿可考時羅柄無慈未嘗有詞次年楊從復以此田
立契倒租就賣于阿鄒亦有印契至十一年阿鄒又以自已錢
會典楊從壓家坪等田六號計價錢五十一貫再收稅九十七
文阿鄒本戶兩項稅錢共計五百有一當賦到官從條不許起
立女戶而以父鄒明替之十四年秋已差鄒明充應苗長一次
是所入產業不為不明收苗利不為不久羅柄去年纔死其幹

入黃編輒入狀于官歸併鄒明稅錢攘奪阿鄒產業非惟羅柄
所與者欲行規圖而阿鄒自置者亦肆兼并以此有心豈復更
有天理且羅柄以五十餘千之稅晚年無聊發遣一婢雖嘗生
子而不育以典田之稅四百文與之豈為過今一旦悉行歸
併且與倒租之錢自典之產併為為有夫豈近情況鄒明方是
前年代阿鄒為戶而今曰置到鄒明戶田虛妄可見以此觀之
羅柄批帖信而不誣在法妻有七出無子為先羅柄之妻趙氏
不惟無子又嘗謀其庶子已為羅柄所出自有公案人所共知
已而復歸東羅柄之老且病擾其生業逐其孽子而自主家事

使羅柄雖有大厦而不得安居雖有廢子而不得就養行路人
聞而哀之感為不平今其婢已去其夫已死而猶滋毒不已甚
矣雌之不才未有加於斯人者本縣過稅悉憑保人鄒漸用保
印有誤過割豈得無罪勘校六十仰鄉司仍舊頂立鄒明户以
原稅苗還之候阿鄒嫁人却聽自隨

潽司送許德裕等爭田事

許奉居安慶府之懷寧紹興三十二年買入金立田業段其後
許知實為主知實死其子許國繼之云許奉後真偽實未可知
或是相傳或是買入無所憑據但許奉原來人户亦契却係許
國收掌至嘉定六年嘗典與張志通楊之才七年後賣與朱昌
朱昌得業係在張志通楊之才名下贖回皆有連押可證交收
花利輸納官物據本鄉勘會並係相傳得產人主之許奉初契
既已投印張楊之典朱昌之買亦出干照分明去年之春忽有
許德裕者來自光之固始訴于州自執宗圖稱為許奉之孫而
許國係是別派不應盜占已業考其所供淳熙九年其父名多
才自懷寧徙居于光收得許奉親弟許嵩撰約一紙謂原買金
立產業係屬衆分唯嵩一位獨留懷寧自管耕種依分還租此
理固有之但方當立約德裕未生及至持訟許嵩已絶縱有私

約非官文書更歷年深何所照憑又嘉定二年入狀懷窒嘗訴
許國盜耕田業時只憑和勒陪還租課得錢五十貫文不欲盡
根究果有此項猶可供對今既無原案又無對定文字且典賣
之後又經十四年不曾有詞平白入狀只憑口說又何所憑竊
詳德裕所供雖曰有撲佃文字然自淳熙九年至嘉定二年相
去二十七年胡為全不交租雖曰續曾陪還價錢然自嘉定二
年至寶慶三年相去有十九年胡為不再管業直至去春方
入詞許德裕之父名多才原與撲佃者既死許國之父知實原
自為業者又死許奉之弟許嵩原立約還租者又死却欲妄憑
宗祇白約意在昏賴實難行使以意度之許國未必是許奉之
後許嵩却原為同分之人若謂許國冒占許嵩之田決無此理
必是許國之父知實就許嵩名下買入其他諸位亦已聲革年
深莫知首尾無可參照準法諸祖父母父母已亡而典賣衆分
田宅私輒費用者準十分法追還令原典賣人還價即典賣物
十年者免追止償其價過十年典賣人死或已十年各不在論
理之限儻許嵩尚存訟在交易十年之前者只是還價十年之
後復與免追且無可得田之理自淳熙九年至今首尾通五十
七年嵩力絕悉無其人豈得更在論理之限令照見佃為業

鄧元用互爭田產

鄧司法送鄧起江淮英互爭田產

照對江子誠於開禧二年以後與人鄧文禮田三契一曰九姑壇一曰大畈尾一曰水井續係親表鄧震甫錢收贖內水井大畈兩項已嘗退訖唯有九姑壇田累年爭訟未有果決以此互相佈種更迭作鬧此人情之所必致鄧震有親有隣徑行贖回本自合法追上江子誠之手淮英嘗官取問謂是未畢告示之先已嘗退與鄧先為業見今九姑壇田產是鄧先之物於已無預及喚鄧先供對其說一同原出淮英之謀今是假鄧先影占鄧先之供光州無從追逮竊詳江淮英互

不過為江淮英承認其實田在江子誠方往往如故倘果是鄧先所贖原已交業見今此田合是鄧先主之何緣更言每歲佃種係鄧文禮之子鄧甫二用工中心既疑其辭必枝然鄧震與鄧文禮為從兄弟鄧先與鄧文禮為親兄鄧贖之法先親後疎鄧先既已供認收贖在前則鄧震甫無緣與之爭訟揆之於法自有專條況其田原是典契業主之子尚存縱鄧震甫可得他日取贖亦須退還無強留之理合且聽鄧先為主異時鄧十一收贖仰鄧先退業鄧先不用或賣與他人鄧震甫却以從兄弟降贖自合法意況入詞之初已嘗憑陳彥對定將大畈水井二

夫退與襄甫將九姑壇一契遞與江子誠質劉尚存要約可考實與批退一同不可謂之當問鄰而不問尤難受理其間因奪花利互相厥繫彼此各有說當雖經縣在鄉不曾究實當官下曾驗傷今經隔多日無從考究當自今准各自管業如更生事定行懲斷緣其間案皆不全喚上兩爭人再憑供對參酌看定就先讀示合與其申聽自施行

妄訴田業

胡石壁

詞訟之興初非美事羌廢本業破壞家財胥吏誅求卒徒庀厚道塗奔走汙獄拘囚與宗族訟則傷宗族之恩與鄉黨訟則損鄉黨之讓幸而獲勝所損已多不幸而輸雖悔何及故必須果抱寬抑或貧而為富所兼或弱而為強所害或愚而為智所欺橫逆之來過人已甚不容不一鳴其不平如此而後與之為訟則曲不在我矣今劉綿自是姓劉乃出而為龔家論訴田地可謂事不干己想其平日在鄉專以健訟為能事在赦前固難追斷然若不少加懲治將無以為姦狡者之戒從輕決竹篦十下劉良臣押下僉廳唤龔孝恭供對僉廳所擬反覆曲折凡千百言龔孝恭之虛妄已灼然可見縱是有理亦不應隔百餘年而始有訴況理曲乎戶婚之法不斷則詞不絕龔孝恭校八十劉

良臣照契管業

隨母嫁之子圖謀親子之業

李子欽甫數歲即隨其母嫁于譚念華之家受其長育之恩凡三十年矣其與的親父子何異而李子欽背德忘義與其母造計設謀以離間譚念華之親子圖占譚念華之家業譚念華愚蠢無知昵於後妻之愛隨於李子欽之姦遂棄逐前妻所生之子勒令虛寫契字盡以田產歸之于李子欽今將李子欽所爵到朱契一十道逐一點對內五契是嘉定十年已後所立五契是紹定端平年間所立皆譚念華主之其子譚交吉安可擅自與賣縱出於譚念華之意則所立之契譚念華並合着押何為嘉定間五契紹定年一契皆無譚念華押字其所有者獨紹定三年五年與端平元年嘉熙元年四契而已又將投印年月考之其嘉定間立契內有三契係淳祐二年二月之所投印相去凡二十四五年紹定已後五契亦有一契是同時印者相去亦有十三四年以此兩項大節目論之已於條法大段違礙矣又援隣保所供冤實狀李子欽係戊辰年隨母嫁譚念華隨身並無財本前父亦無田業李子欽長成之後亦不曾作何生事並係譚念華與之衣食與之嫁娶其母阿魏憎惡譚交吉兄弟讒

於譚念華而逐之止存李子欽在旁凡譚念華之財物則檢傳與李子欽田業則假賣與李子欽至於屋宇之類皆一併為李子欽所有而譚友吉兄弟並不染指焉此豈近於人情也哉且譚念華之撫鞫李子欽過於親子則李子欽之視譚念華如親父則譚友吉兄弟皆親兄弟也父母在堂兄弟之間其四自為交易乎論至此則所立之契非特無譚念華押字者不可用雖有譚念華押字亦不可用矣揆之法意揆之人情無一可者而李子欽乃欲以口舌爭之其可得乎李子欽雖一村夫而其姦狡為特甚三十年包藏禍心以毒害譚友吉兄弟苟可以遂其兼并之圖者無所不用其至使譚友吉兄弟不以知禮則以不肖之心慮之久矣肯逐之出外則安心於出外勒之書契則俛首以書契隱忍以至今日而後興爭哉其意蓋恐重傷父之心耳及其父已死然後有詞於官蓋其勢有不容已者矣官司若不與從公定奪惑於李子欽之姦謀以成譚念華之私志則譚友吉之兄弟必將飢餓而死譚氏之鬼不其餒而昔歐陽公作五代義兒傳有曰世道衰人倫壞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今譚友吉兄弟為譚念華之親子遭讒被逐而不得容於其家而李子欽乃有之豈

非及親疎之常理歟最爾小人雖不足以關世道人倫之興衰
隆替然寜霜堅氷所由者漸不可不早正而預定之也所合將
李子欽齎到契書十道並當廳毀抹送縣行下本保喚集譚氏
族長將譚念華所管田業及將李子欽姓名買置者並照條作
詣子均分李子欽罪狀如此本不預均分之數且以同居日久
又譚念華之所鍾愛特給一分所有雜間人父子圖占人家產
之罪邪難盡恕從輕校一百

子不能孝養父母而依據婁壻家則財產當歸之壻

拖照案牘王有成之父王萬孫昨因不能孝養父母遂致其父
母老病無歸依棲爻壻養生送死皆賴其力縱使當時果有隨
身囊橐其家果有田宅盡以歸之於爻壻在王萬孫之子亦當
反而思曰父母之於子天下至情之所在也今我不能使父母
惟我是守乃惟我是疾以我之食則不食以壻之食則食之以
我之室則不居以壻之室則居之生既不肯相養以生死又不
肯相守以死此其意果安在哉必為子之道有所不至是以大
傷厥考心爾一念及此則將抱終天之痛恨不粉骨碎身即死
於地雖有萬金之產亦有所不暇問矣況此項職田係是官物
其父之遺囑其母之狀詞與官司之公據及累政太守之判憑

皆令李殘先承佃王有成父子安得恬然終不悛嚚訟不已必欲
背父母之命而強奪之乎縱曰李茂先之家衣食之奉殫竭之
實咸仰給焉以此償之良不為過王有成父子不知負罪引愆
尚敢怨天尤人奏類官司凡十餘載合行科斷王有成決竹篦
二十

寺僧爭由之妄

方秋崖

妙緣院可謂無理而嚚訟者矣執出砧基獨無結尾一扳安知
非經界以前之廢文去其歲月以罔官府之聽乎其妄一也以
此難之則曰紹興十九年江西經界已成此其年之砧基也既
無歲月何憑為紹興十九年之砧基乎其妄二也假如其說真
為經界文書而吳承節公擾又在紹興三十六年如此則前十
年之文書又已為廢紙矣其妄三也吳承節公擾乃官司備坐
勑旨將沒官戶絕田出賣明言承買妙緣院遠法田產時則此
田乃沒官之田非常住之業其妄四也出賣沒官田產乃是紹
興二十八年指揮後之公擾請買之時歲月正合而謂之強占
其妄五也吳氏納錢於官初非買田於寺而謂寺院香火不絕
斷無賣之理其妄六也自紹興三十年至淳祐十三年為吳氏
之業而一旦興詞其妄七也合而言之此田乃妙緣院遠法沒

官之田官司之所召賣者於寺僧何與焉遠法於百年之前當
訟於百年之後其妄八也按閱案卷凡經五斷而章司戶所擬
亦為明允寺僧敢誣以貨謂之恕斷其妄九也以交易法比類
言之契要不明而錢業主死者下在受理今經百年吳氏為業
者幾世寺僧無詞者幾傳而乃出此訟其妄十也僧中羅剎非
斯人也而誰本令重科以赦漏網吳承節執據管業妙緣砧基
仇鑒給付如敢頑訟則訟在赦後幸不可再矣開示

千照不明合行拘毀

劉後村

置買產業皆須憑上手干照潛彞所買桂仔貴菱田契內明言
文字被兄藏伏後來不存書只係錢贖而則是以干照為據矣及以
贖田之契考之則地名貴石橋也羊地也貴與潛彞若地名鐵
爐塘也田也畝也坐落東西南北四至並無一同蓋青石橋地
契乃別項處千照鐵爐塘田契乃懸空架虛不可行用之物桂
節夫所執砧基兩業以節夫姪景顏家書傍照可見桂氏族人
自以同祖菱山推踈人情法意之所可行且於潛彞何預今乃
撰造厚栝三年貴仔貴田契以侵節夫使之不得葬兄此何理
哉緣落彞父子恃其銅臭假儒衣冠平時究轉求乞賢士夫詩
文以文其武斷豪霸之迹前後騙人田產巧取強奪不可勝計

前提刑趙中書任內花追年歲卒致痛脫趙中書私之書判案
牘具存如狄取周氏阿劉孤兒寡婦之業已經官司定奪尚執
契書不肯還人及送布司翻實僅還兩契猶有還不盡者當職
所至未嘗罪一士人然潛舉倚赦拒追三兩月而後出其收執
遠決契字不伏實出皆在赦後士行如此若使向後所贈詩文
之賢士大夫為監司太守亦當痛治況已納粟為小使臣輒作
潛監酒戶用幹人越經官臺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本合勘
斷拗項押下本縣令知與引赦免斷所買無上手不可行用
契二紙拘毀入案祥節其人照破基管業放仍榜貴溪縣市

乘人之急奪其屋業

張光瑞圖謀洪百四屋業情節極分明邦因送鄱陽獄交致情
節含糊令詳地頭體究及詣獄引問見得張光瑞圖與洪百四
連至平日欲吞併而不可得為見洪百四病且死又無以為身
後送終之資遂乘其急下手圖謀若欲自出名必須洪百四邊一
人寫契庶其子未必肯寫外人知其不出於洪百四父子之情
預亦必未肯為代寫遂自令其子張會七寫成見契子既寫契
難以自出已名又借女婿詹通十乙名作契頭其謀可謂深且
巧矣當時蓋已欺見洪千二洪千五無能為役又且心欲得錢

吳雨巖

殯殮其父必是備首聽從又且借洪百四之兄洪百三以丧凌之意謂必無不可却不疑洪百四出繼子周千二者歸家不肯其張光瑞已視此為囊中物冒急至將周千二趕打周千二既退聽則可以遂其所圖矣殊不思人不心服必有後患未幾周千二果與洪千二經官以驚死及陳詞且以所凑還未盡錢後為求和之物周千二等因訟而病死繼而周千二亦死大事合兩下斷治若誣告死事若抑勒謀圖皆不可恕當時入狀罔罰之無身可斷其他張光瑞所執主使妻詞也不必問

瑞子寫契婿當名棄人將死奪入屋業子婿均合斷罪然皆張光瑞使之罪在一身兼因此事展轉死者二人張光瑞豈可漏網從輕杖一百併餘人放其錢免監其業本合給還業主以其誣告不及坐罪業物入官以示薄懲

契約不明錢主或業主亡者不應受理　方秋崖

讀刑臺台判洞燭物情亦既以郊氏為不直矣然郊氏非則湯氏是二者必居一于此而兩不然之舉而歸之學官此湯執中之所以不已于訟也披閱兩契則字跡不同四至不同諸人押字又不同真有如刑臺之所疑者謂之契約不明可也在法契

要不明過二十年錢主或業主亡者不得受理蓋兩條也謂如過二十年不得受理以其久而無詞也此一條也而世人引法併二者以為一失法意矣今此之訟雖未及二十年而李孟傳者久已死則契之真偽誰實證之是不應受理也合照不應受理之條移契附案給擾送學管業申部照會

已賣之田不應捨入縣學　翁浩堂

鄭應瑞與吳八所爭周村橋頭田年租僅五斗耳十有四年而不決者蓋吳八投托形勢孔主簿應得檐庇之故今索到干照得見鄭應瑞買此業于毛仍一官人係紹定六年契吳八又於瑞平元年買得毛仍一官人一坵在鄭應瑞所買田內此五斗穀田是也已而吳八將此田賣與孔主簿皆可以退聽矣不知孔主簿何者乃於淳祐二年將此已賣之田捨入縣學有倪權縣者不問來由大書明榜遂從而招受之若如此而可以捨受是以吾至聖文宣王為兼并之謀縣學之田當連阡陌矣其訛先聖汙學徒孰甚焉此非特孔主簿之謀也實吳八同為之謀也吳八因是愈無忌憚不惟占種此土又復騷擾鄰里鄭應瑞非火葬之家水田非堙函之地蓋訴不得直而假葬地之名以爭之於此見鄭應瑞計慮之窮孔主簿吳八强不義之可畏世

道至此可嘆也哉吳八遠法占田勘杖一百縣學榜引致赫
監未納租粟孔宅幹人權免追斷干照給還鄭應瑞管業併給
據與之照應備榜仍申使府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四

戶婚門

爭業下

姪與出繼叔爭業

翁浩堂

楊天常乃楊提舉之幼子出為伯統領後本不當再得楊提舉
下物業今其親姪楊師堯等詐謂天常占提舉位一千三百碩
穀田今索到干照得見提舉訓武妻夏氏立為閭約稱訓武在
日借天常金銀會五千餘貫訓武臨終遺言機此田歸還果有
是事邪柳花為此辭邪機田干約在嘉定十六年夏氏之死在

嘉定十七年天常管業蓋二十三年矣關約投印在嘉熙四年
又今六年夏氏始謀無所復考只據干照而論則詞人師堯之
父監稅已曾預押父不聲訴子可訴乎在法分財產滿三年而
訴不平又遺囑滿十年而訴者不得受理楊天常得業正與未
正不暇論其歷年已深管理已久矣委是難以追理請天常師
竟叔姪各歸原管存睦族之誼不必生事交爭使亡者姓名徒
掛訟牒實一美事如不伏斷請自經向上官司

受人隱寄財產自輸納賣

翁浩堂

江山縣詹德興以土名坑南牛車頭長町丘等田賣與毛監巫
宅執出繳奉干有淳熙十六年及紹興五年契兩紙各係詹德
興買來又有嘉熙四年產簿一窮且載上件田段亦作詹德興
置立不可謂非詹德興之業矣又據呂千五執出嘉定十二年
分關一紙係詹德興立契將上件田段典與呂德顯家觀此則
又不可謂非呂千五之家物也推原其故皆是鄉下姦民逃避
賦役作一偽而費百辭故為此之紛紛也呂千五所供已明言
乃父因鄉司差役將產作江山縣詹德興立戶即此見其本情
矣在法諸作匿減免等第或科罪者必遠制論注謂以財產隱
寄或假借戶下及立戶名挾戶之類如一五所為正謂之隱寄假

借既立產簿作外縣戶却又虛收詹德興典契在手賦役及已則有產簿之可推戶名借人又有典契之可稽其欺公罔私罪莫大焉今智術既窮乃被德興執契簿為憑而出賣官司既知其詐而索以還之是賞姦也此呂千五之必不可復業也詹德與原係呂千五之的親故受其寄及親誼一傷則視他人之物為已有不能經官陳首而遽自賣之在法即知情受寄詐匿財產者杖一百詹德興受呂千五之寄產自應科罪官司知其偽而遂以與之是誨盜也此詹德興必不可以得業也西安稅賦隔失科配不行邑号難為者皆因鄉民變寄田產所致當職

或因索干照而見或閱版籍而知未能一一裁之以法亦未見有寄主與受寄人如皆定之紛爭也上件田酌以人情參以法意呂詹二家俱不當得毛監丞宅承實本不知情今既管佃合從給榦與之理正兩家虛為契簿並與毀抹案詹德興責過錢追充本縣及丞廳起造牒縣丞枸監詹德興已死呂千五經赦各免科罪詹元三留監餘人放

僧歸俗承分

翁浩堂

余觀何氏之訟有以見天道之不可欺人偽之不可作也何南大生三男長曰點次曰大中幼曰烈大中出家死絕點有子曰

德懋七歲而父母亡十二歲而祖亡藐然孤兒莊無依歸烈乃
德懋親叔父壯年當家所宜撫育猶子教以詩書置其家室以
續乃兄宗祀豈不仁至義盡矣乎何南夫身歿纔及兩年德懋
忽出家校常山縣茗原寺為行童以十四歲小兒棄骨肉禮僧
為師在故家七十餘里外零丁孤苦至今念之使人惻然死者
有知豈不含恨茹痛于九泉之下何烈之設謀用計何其忍哉
故國家立法有曰諸誘引或栘令同居親為行童而遣規求財
產者杖一百仍改正賠重者坐贓論正為此也自此何烈亦無
親子遂抱養異姓子趙喜孫為男晚年妾生一男名烏老德懋

年垂衰老頗知家世始有不共乃叔栘逼之心遂於淳祐
歸俗長髮還與何烈同居何烈年老依違悼妻在傍愛子在側
不能明斷與決區處德懋分屋而居之析田次贍之德懋隱忍
不免袖手以待乃叔之死叔死而訟興矣在法諸僧道犯罪還
俗而本家已分者止擾祖父財產衆分見在者均分何烈既已
身亡所有規求一節且免盡法根究其何氏見在物業並合用
子承父分法作兩分均擘繳入子毋不曉事理尚執遺囑及關
書一本以為已分析之證此皆何烈在日作此粘點不曾經官
印押豈可容私家之故紙而亂公朝之明法乎當職此判非特

為德懋計亦所以為繆氏計傳不云乎蝮蛇螫手壯士解腕謂
其所棄者小所保者大也德懋之歸俗其何烈身後之遺毒乎
繆氏子毋何以禦之萬一信喉教之言不遵當職之判越經上
官爭訟不已則何氏之業立見破傜盡淨此其事理之所必至
也案即今監族長併監鄉司根刷何氏見在物業索出簿參對
與依兩分均分置立關書析開力眼當官印押以絶兩家之訟
所有喜孫雖異姓子乃是何烈生前抱養自從妻任從妻之條
倫榜縣門申州并提舉司照會

妻財産業不係分

翁浩堂

陳圭訴子仲龍妻蔡氏盜典賣分田業與蔡仁及喚到蔡仁則
稱所典係是仲龍妻財置到執出干照上手繳到阿胡原契稱
賣與陳解元裝奩置到分明則不可謂之赦分田矣在法妻家
所得之財不在分限又法婦人財産並同夫為主今陳仲龍自
與其妻裝奩田乃是正行交關但蔡仁實其妻蔡氏之弟則踪
跡有可疑者又據陳圭称被蔡仁積計賃屋錢啜賣拖照係端
平三年交關係在三年限外不應詐理上件田原典價錢二十
貫文是爭端在父限內雖不當聽贖但蔡仁乃仲龍妻弟其父
陳圭既已有詞則蔡仁自不宜久占合聽倳錢會當官推贖今

蔡仁願以田業還其姊官司自當聽從案須引問兩家若是陳主願備錢還蔡氏而業當歸衆在將來兄弟分析數內如陳主不出贖錢則業還蔡氏自依隨嫁田矣庶絶他日之爭責狀附案

繼母將養田遺囑與親生女　翁浩堂

蔣汝霖之事父而不次有盡緣葉氏不曾到官今姪本州押下方見底蘊蓋葉乃蔣森後娶之妻蔣汝霖乃蔣森原養之子可以訴繼母乎蔣汝霖自合坐罪然亦其繼母之舅有父使之契勘蔣森家業有田穀二百九十碩蔣森在時自出賣三十二碩蔣森死後葉與兄尊十乙秀合謀擅割其田業為三塗林得穀一百七十碩葉氏親生女歸娘得穀三十三碩隨嫁葉氏自收穀五十七碩養老歸娘既是葉氏親生又許嫁葉氏姊子鄭慶一由是葉鄭合為一黨而汝霖之勢始孤使汝霖能盡孝以回其母心謹禮以守其父業豈不盡善今乃遽將分到之業節次賣破其母妹安得不疑懼而防閑之母妹之情既隔於是汝霖始敢不遜而生訟矣隨嫁三十二碩已自合還歸娘隨身汝霖不得干預葉氏五十七碩穀田葉氏尚在豈外人敢過而問但葉氏此田以養老之資則可私自典賣固不可隨嫁亦不可

遺囑與女亦不可何者在法寡婦無子孫年十六以下並不許
典賣田宅蓋夫死從子之義婦人無承分田產此豈可以私自
典賣乎婦人隨嫁奩田乃是父母給與夫家田業自有夫家承
分之人豈容捲以自隨乎寡婦以夫家財產遺囑者雖所許但
尸令曰諸財產無承分人願遺囑與內外緦麻以上親者聽自
葉氏不得咆哮葉氏亦當撫育男女勿生二心及不得使葉十
陳則是有承分人不合遺囑也今既有尋流霖承分豈可私意
遺囑又專以肥其親生之女乎仰將汝霖今後洗心改過奉事
乙秀干預蔣家事務以離其母子汝霖且畧加懲戒決小杖二
十再犯重治申州照會

重疊交易合監契內錢歸還　姚立齋

壽詳右院勘到江伸江其爭由事見得江伸四三於紹定四年
四月就江其三三借錢一百貫五月內將兩段作一百貫足典
契又成甫命名代父江唐宗知契還江其契內明言認供苗不
離業江其受其欺騙已收苗六年而不知江伸將其田重疊與
徐吉甫交易訖彼此互論江伸却將別項從前已斷江三十徐
乙賭博錢事深同証賴主簿誤以江三十為三三併將其契賤
抹其實江其將田還江三十者賠錢事也將田與三三者借錢

事也在法有禁毀之則宜借錢人所不免毀過矣今江伸在右
院已供借立某錢一百貫足內見錢五十貫足官會六十五貫
其實但所鬻典田一段是虛合引詐其條定罪司理
以為賭博與借皆是違法欲追錢入官却未為是照得准折有
利債負乃是違法今江伸於四月內借錢五月內典田交易不
一月之內未嘗有利即不同上條法況立某受其詐原不知情
難以追錢入官其田原未離業合給還業主但江伸不合虛鬻
縣監所供認錢會還立某取領狀申
田民訴欺立某錢契欲照條從杖八十照放免斷帖右院押下

爭田合作三等定奪

葉息菴

竊謂翁泰之田宜作三等分別胡五姐之婚姻宜作二說剖判
翁泰未出幼之前若有縣判者則宜令見得業人管紹與理為
正行交易其無縣判者方可坐以違法但各人未免用過錢會
又況三經追擾今欲泰用近降鬻官田指揮減二分外更與裁
減一二分令得業人賫錢會赴官司承買此一等也翁泰出幼
後所鬻者則係交易正當合聽照契管業此又一等也至於胡
五姐則當究問從來是何人主婚是何人行媒是何財帛定聘
是何財帛回答是何時成禮成親之日會何親戚

請何隣里宴飲用何庖厨如果是禮婚則翁泰死後饗奠不盡之
業合令管紹然但可食其苗利至於契書合寄官庫不許典賣
如其不曾成婚則合責其父母及時嫁遣毋令失時若使其女
奔走訟庭殊非美事鄒見如此若或可行則乞委精強官盡數
追足真本契照及證佐研窮點對施行庶可息訟因依申取指
揮准行下奉提舉常簿台判三等之説此建安知縣堅作戶絶
尤為近厚牒下葉府判從所申再限半月許得業人各賫契照
赴官逐一點對候諸契悉集後如胡五姐為姻與不為於其契
中亦有可以參證者就契分別三等又因之以正稽籍則其訟

當自息如出限不肯賫契赴官或是已論訴後旋投印或契内
年月有揩改不即自首者並追人送獄根勘照條行次榜建陽
縣

從兄盜賣已死弟田業

建陽佐官

照得在法交易諸盜及重疊之類錢主知情者錢没官自首及
不知情者理還犯人償不足知情才保均備又在法盜典賣田
業者杖一百贓重者准盜論牙保知情與同罪立莊即立六四
者立莒之從兄立莒身死無子阿劉單弱孀居立莊包藏禍心
垂涎於從弟之方死染指與立新之立繼覬覦不獲姦巧横生

竟將立莊三瞿里已分田五十種自立兩契為牙賣與朱府縣
司當追到一行人究問擾立莊已自招伏盜賣得賍來歷分明
引上丁千七立得賃與之證對情節無異律之三人罪安所逃
立莊一出便反覆且稱縣獄所供盡是抑勒惟有到縣初款及
後來本廳供責方是本情下廳既無刑禁朱府之契累索不出
臺府有限豈可久遠何緣可得其實但以理密察之且如朱縣
尉一位交易立莊在縣初供稱在幹人丁千七家立契及到本
廳供則又稱本府四孺人來本里龍隱奄黜增貿之立契而朱
縣尉宅幹人沈寅狀又稱立莊領立萣到府宅交關朱總領一
位交易立莊在縣初供就總領位幹人劉廣邊言議立契及到
本廳供則又稱是亭祐元年十二月總領回任在本縣雙溪關
交易蒙總領台判送庫司陳提轄商議而總領位幹人王傳陳
狀又稱立莊領立萣就府宅投賣言語異同其偽可知況立契
為牙領錢又出立莊一手豈有交易之地尚前後如此差互無
據朱府名賢之閥舉動悉循理法此等交易斷不肯為未必
不為立莊與幹佃輩所誤耳立莊本欲盡情根究欲且照條勘
下杖一百枷監立莊自就朱府請出原契赴官比對若果是立
萣親筆官司當別與施行若是無契可憑或是蹤跡可疑即是

盜賣官司邨與定斷監睦立姪自當備領過錢交還朱市甘合還阿劉仍舊照契佃邨不許非理典賣丁千七丘德賣立原三欲減降免科餘入且着家聽候案具定斷因依由賢更取旨詳酌施行仍回申臺府照會

姪假立叔契昏賴業　建炎

事有似是而實非詞有似弱而實強察詞于差始見情偽善聽訟者不可有所偏也今觀賈性甫賈文虎勉仲之妾所擬誰曰不然及反覆案查則有大不然者賈文虎勉仲之妾子過房寧老者賈性甫勉仲之親弟過房與縣尉者賈宣游氏之子性甫所抱養者過房者從本房抱養者從所養性甫喚文虎為姪文虎合喚性甫為叔賈宣喚文虎為弟觀文虎之詞以叔父見呼性甫以游憲見呼賈宣豈倫法之不明邪抑意嚮之有在邪善聽訟者要當深察乎此事昨來僉廳所擬間得其情至於剖決之際未免真偽混淆是非易位僉廳盍申言之勉仲之妾嚴氏歸于性甫者紹定之已巳也彼時勉仲無恙是產非產有物無物既由所由于復何說僉廳所謂兄既歿遺置嚴氏於其家母乃未之考邪性甫之母與文虎者實慶之乙酉也彼時文虎尚幼勉仲猶存不即起不割稅

不收租不管業果何所利而交易又何所見而不管業貪廳所
謂文虎先將錢典性甫田毋乃失之偏聽邪今據賣到典契乃
紹定六年四月初三日印押分曉然實慶之原至是且九年矣
能印性甫之契而不能收租割稅管業其意安在豈富而能遜
邪若謂之富則文虎承分之業已破蕩無餘亡兄之業復盜賣
殆盡何獨不賣二十二年無租無稅之田豈獨為伯留耶縱使
果爾亦自釐革況不爾乎況因性甫有詞嘗兩責罪狀干縣以
為委的無上件遺囑擬等文字乎今而有之則性甫所論信
不誣也縣司昨來辨驗已見差異貪廳今來再行下究未能無
疑及據文虎賣出勉仲擬田與嚴氏遺囑則其字同其印同印
之年月並同貪廳思之嚴氏既歸性甫則自隨之業合歸性甫
嚴氏既立通判户下夫何遺囑印於文虎之手收租於文虎之
手然則文虎假立二契者何意亦曰勉仲之業非我得有嚴氏
吾毋也得以與我性甫之子抱養異姓盜印此契異姓籍以為
騙脅之資性甫覺知安得不訴前此貪廳所擬云失今不理後
世必為子孫憂此誠得其真情也貫氏之族枝多葉少抱養異
姓性甫豈得已哉前此貪廳不知此情便追游憲既為性甫所
養即從貫姓立名貫宣除附給據仵件分曉在性甫則為父子

在文虎則為兄弟子無狡父之條父罪亦不及子奈何偏聽便行追逮官司若不為果決後與拖延則七十五歲之翁不保其往而文虎得行其志矣欲將賈宣先放却將偽契毀抹附案仍將寄庫官會責還性甫交領庶使知臺府清明不至為欺偽蒙蔽所惑文虎原胃領去性甫苗利錢舊會三百貫道合與不合追理呈奉知府楊侍郎台判擬判甚當並從行賈文虎領過性甫苗利錢令責限還性甫取領狀申

典賣園屋既無契據難以取贖

莆陽

曾氏兄弟先正之孫名宦之子也族之所觀法當使孝友者聞乃為不肖先訓今乃不然始因爭奏并恩澤不和弟先兄而得官此固為父之命為兄者何得有詞然弟既得官當以遠大自將凡百少遜其兄以補之則然自平矣今又不然不惟不遜又或從而掩其有則其兄之憤憾何從而釋哉自此遂致有起爭端陰結黨類兄或資人以窘其弟弟或使人以害其兄無非以橫逆相加以陰詭相陷以天倫之厚而疾視如仇讎以骨肉之親而相戕幾豺虎紛紛訐牒曾無虛月官司非不知之如前政趙知縣所判已得其大槩然竟無如之何良以縣道權輕彼挾官勢勸之以理則彼有所不從繩之以法則此有所不敢是以

其訟方興而未艾譬如縱火燎薪薪若不盡火無滅期當職到任之初首蒙縣判送下胡應卯曾煇互論贖園及爭抹桑葉事攷閱案牘披詳款狀詳加體問因知曾大兄弟起訟之由而前所謂陰結黨類兄弟資人互相窘害者胡應卯之徒即其人也請試就胡應卯贖園之事而論之在法典田宅者皆為合同契錢業主各取其一此天下所通行常人所共曉胡應卯生居縣市豈不曉此自稱典產肅此園屋與曾知府而乃無一字干照今人持衣物就質庫解百十錢猶憑帖子收贖設若去衣物尚無可贖之理豈有田宅交易而可以無據收贖也哉先來縣

司不知憑何干照與之交錢寄庫與之出榜管業雖有轉運司台判寄錢給據然據胡應卯偏詞自合備前後詞情具申聽候行下以此推之案吏情弊顯然不過以為曾縣尉先交錢五貫且不知曾縣尉憑何文據見得是與率先交錢今人有產業訖不愛惜必不得已而後退贖曾縣尉父所置田園屋必欲使胡應卯得之不知果有何意曾煇稱肅屯園屋為其父買業雖無正契而有交錢手領趙判縣已謂可以俾照又索到丁子昭推產縣案兩處皆說已轉賣與曾知府如此則煇有三項傍照肅屯園屋是賣官司豈應捨三項之賣而從無一字可據之與哉今

為胡應邠之詞者不過曰曾煇無正契而曾煇又自執出其弟曾縣尉批稱契書候尋一併交納之文前政陳主簿已見得契書在其弟處矣如此則曾煇何從而得正契也哉又詳所爭兩地園屋其地利甚微而胡應邠之所以必欲歸之胡應邠者蓋曾縣尉為其兄曾煇逐出外變而不以必欲歸之胡應邠者蓋曾縣尉為其兄曾煇逐出外變而不支公堂錢米其爭兩地園屋下邨係置頓公堂米穀之所曾縣尉無以廢其債故必欲奪之以歸胡應邠而將給胡應邠為無已之訟也今來事到本廳以其名是名宦士類吾再三勸諭使之從和棄可以全其恩義而曾縣次告語故不敢復以官單位下為懼只得從公盡情言之雖招伉怨有不暇恤所有胡應邠所論曾煇贖兩地園既無契據難以收贖縣司先來所給無憑公據合繳回縣案收毀所有寄庫錢合申縣給還胡應邠候分析之日若曾縣尉得之邨贖與胡應邠未晚也所爭桑葉據供係胡應邠父子帶領裴丙子等採云今園既還曾知府則地利合入有理之家案後追裴丙子供對理還曾知府宅又照得當職下僚小官盡言無隱其曾氏兄弟之訟方膠轕而不可解此必不足以掛其爭然竊謂官司既不能掛曾氏之爭如胡應邠之徒朋而翼之獨可縱而不治乎今申縣衙乞脩榜曉示一應今

後詞訴有與曾氏兄弟干涉者非弟使人訴其兄即兄使人訴其弟並與根究來歷將奩合教唆之徒痛與懲治則曾氏之訟庶乎其少息矣干照除胡應邠公據外並當廳給還徐八五留供對株桑葉事餘放

物業垂盡賣入故作交加　　入境

竊見退貼人家物業垂盡每於交易立契之時多用姦謀規圖昏賴雖係至親不暇顧恤或濃淡其墨迹或異同其筆畫或隱匿其產數或變易其土名或漏落差舛其故紙四至九比等類未易殫述其得業之人亦或相信大過失於點檢及至興訟一

幹不當詞訴不絕公私被擾利害非輕今來莫世明親生三子
如筦如塤如篪如塤如江昨於存日將戶下物作三分均分立關書三本
父知號外兄弟三人至相簽押收執為照是時即無如山名字
參錯其間外有賣入黃大垕立竹峒等處苗地及桑木大絹等
物關書內亦聲說自後許作三分均分與如塤如篪如江管佃
不得妄有紛爭未嘗有如山名字于預其數其莫如江於嘉定
七年將白竹峒田立契賣與王巡檢戶下行之印契管業已經
四載今年八月却稱良如山經使府論訴莫如山賣過已分單

幼物業狂台判送下速與追人究勘審實從公理斷申當職檢
照案祖得吳莫如江當來賣田契內明言係官已受關分撥到
父世明物業又明言不是賙昧尊卑仍與親房外人即無交加
如有一切不明並係出產人自管理真正契照分明如此莫如
山何故妄狀陳論止緣工价契照之未有莫如山知押數字遂
執此以為興訟之端然據莫如江狀詞內聲說昨來交易之日
托相識周祐代作莫如山名字批押且人之交易不能親書契
字而令人代書者蓋有之矣至於着押最關利害豈容他人代
書也哉今其莫如山本非有分之人莫如江自賣己業不使關

祐代書押字則是莫如江立契之初亦既包藏禍心久矣其主
行之與莫如江本係表親平時相信固不逆其詐而莫如江亦
自以說計得行為喜殊不知交易有爭官司定奪止憑契約昨
來莫如江賣田契內具載係是已業與內外人無交加分明如
此其父莫世明親手分析關書具載與如埠如莫如江二分管
佃即無如山名字分明又如此至於莫如山妄狀論訴其莫如
江狀詞供吐却與原立契照及關書文約具載一切相反及再
將前案研窮參對莫如山初詞稱奉母親令狠兄將六下田地
分撥四分續又稱父世明存日處分田地前後異同全不相照

應況其錄白干照即非經官印押文字官司何以信憑顯見是
莫如江計合莫如山符同作套妄狀論擾王行之意在唆賴慤
騙彭彭明甚官司豈可視契照關內為文具而聽其妄狀論擾
善民以啓昏賴慤騙之風也哉今照條科坐莫如江及如山各
勘杖一百其已賣之田何得業人王行之照原契管佃更取自
合旨施行

措置文字

照得龔敷與游伯熙爭等四十八都第一保承字二百八十
七二百八十八號二百八十九共三號地兩下各持其說官司

初亦未知其誰是誰非及將本廳出產圖簿與兩家所執干照
參對得見二百八十七號及二百八十八號地見係龔敷管佃
二百八十九號地見係游伯熙管佃其二百八十七號地計五
畝四十步其二百八十八號地計四畝一角三十二步參之官
簿並無毫髮差舛其二百八十九號地檃游伯熙干照內具載
計一十畝五十五步參之官簿却只計五畝一十五步及與之
研窮契勘乃是續於干照內增益畝數更改字畫濃淡疎密班
班可考況各人管業年深前此即無詞訴是則游伯熙用意包
占龔敷地段分明合押兩爭人到地頭集鄰保從公照古來墜

界標還付兩家管業今據龔數所陳乃稱古來活樹籬塹已被游伯熙鋤斫然亦須有鋤斫蹤跡可考併仰從公指定標還不得觀望如再惹詞訴定追鄰保勘斷

田鄰侵界 以此見知曹帥送一削 入境

照對准縣衙委請標釘聶忠敏與車言可訴爭之田當職拖照使府台判如本人贖回祖產分明車言可有楷改圖簿實跡之中有無楷改雖事涉曖昧然其供具原買車迪功田步畝四至與見爭田段四至不相照應及追索聶忠敏贖回歸鯨與契雖止據賣出本人批退文字一紙然喚上鄉司陳坦當廳點對稅簿其聶忠敏已的於嘉定八年就歸鯨户收回產錢七十二文參之祖上砧基簿內具載產數即無同異至正月二十二日躬親前去定驗得見其地頭田段疆畫異異殊不淆雜仍多方詢訪得之衆論皆曰聶忠敏祖聶仕才原有田三段計三號自北而南上流下接總而言之東至普門院山西至黃稚官及阿廖與張大宗嗣宗田南至阿黃田北至車言可原買車迪功田上件四至分明但內有南畔一至本是聶仕才田與阿黃田相抵緣經界之初聶家開墾主力不具為西向田鄰張大宗兄弟相繼傾亡其家將所侵占田并已田同

立契出賣凡經數年而後歸諸蒙彥隆韓國威之家自今與阿
黃田相抵者乃蒙彥隆韓國威之田也當遂上田宅牙人陳達
同鄰保等人將車言可聶仕才蒙彥隆韓國威四家毗連之田
對衆從頭打量撥蒙彥隆所買上手張嗣宗田原計六畝二角
零一十八步今打量出剩一畝有零韓國威所買上手張大宗
田原計五畝三角五十四步二尺今打量出剩二畝有零所有
車言可原買車迪功田共計一十二畝二角一十七步今打量
已右一十二畝三十八步雖虧折一角有零然其見佃頭北來
有一坵衆證添是車言可耕佃當聶忠敏指係車迪功所賣田
段車言可堅執不許打量已自使人來能無疑及再相視其田
內洪水推損去處崎嶇曲折難於牽繩者尚有遺地以此等地
等配其虧折奇零之數亦既有餘矣至於聶仕才之田僅計七
畝二角二十一步三尺今打量止有五畝三角二十二步却近
自虧折二畝推尋其數必是洛在蒙彥隆韓國威兩家出剩數
內無可疑者然聶仕才身故之後其子孫豈不頼陳理或者亦
自知其經隔年深姑且撥見在畝角承佃而已今來車言可又
欲以所買車迪功田契內八百八十號而爭占其八百八十一
號之田官司若不與之主盟公論深恐聶忠敏田段畝角自此

愈見侵削將來何以供輸二稅竊意聶忠敏昨經使府論訴亦不過欲正其疆界不至再有虧折庶幾它後供輸免有逋負此其情誠可憐也況聶忠敏所供東西南北四至與其祖來砧基簿具載四至節節明白並無差舛而車言可所供四至與見爭田段四至只有一至相合自餘三至並不相照應謂如八百八十一號東至普門院山西至黃椎官田南至聶仕才自己田北至車言可所買車迪功其車言可所買車迪功八百八十號田契具載乃是東西北皆至自己田南至黃椎官田其不相照應如此官司何以為憑又據車言可口覆田鄰皆是聶忠敏之當獨有汪彥祥備知田段的實今據汪彥祥責立罪賞狀亦明言見爭田段係聶忠敏之田是的在車言可又復何說仰聶忠敏車言可各遵原收干照依未爭前疆界管佃不得妄有爭占如再枝蔓以為公私之擾合行科坐今畫到地圖連粘在前更取自台旨

爭山妄指界至

劉後村

俞行父傳三七爭山之訟昨已定奪而行父使弟定國妄以標撥界至為詞套合保司意欲妄亂是非當職欲將俞行父重斷有祖主簿者來相見自稱是俞行父定國表親以行父兄弟為

直以傳三七為曲當職尋常聽訟未嘗輒徇已見惟是之從尚
恐相主簿所言有理遂委縣尉定驗及縣尉親至地頭祖主簿
欲以干縣尉縣尉不敢納謁祖主簿不勝其忿將緊切隣人藏
匿公然用祖主簿條印封閉隣人門戶不容官司追喚既而縣
尉見得俞行父所買山去傳三七所買田凡隔一壍二山二處
判然不相干涉相主簿俞行父定國自知理曲不伏官司定奪
輒用不潔將傳三七新墳澆發作踐小民買地葬親與行父定
國兄弟無相侵犯始則假作保司朱記假作究實變白為黑改
東為西中則買賣保司共為欺罔終則挾寄居以求必勝且祖
主簿姓相而干預姓俞姓傅人之訟無乃不干已乎至於封閉
隣人門戶將不潔發人墳墓此豈賢大夫之所宜為建陽乃名
教禮義之邦諸老先生遠矣不可見矣游郎中家居縣後無一
事到縣無一事囑時官朱侍郎貴為從臣每書常切切然恐幹
僕騙擾村民祖主簿輩行不高於朱游名位不貴於郎從遽有
使豪恃氣武斷鄉曲之意良由縣令人微望輕不能主張百姓
使村民被寄居屈壓空自愧顏而已俞行父祖父將仕用錢三
百貫買劉德成田三坵山十二段委屬可疑大凡置田必憑上
手干照劉德成形狀有如乞丐所賣田三坵山十二段乃是憑

大保長憑佃作上手千照不足憑據今亦未暇論此但傅三七所買劉八四山與俞行父山全無干涉先給還傅三七管業安葬行父定國恃豪富壓尔民扶寄居抗官府各勘杖一百枸契入案追劉德成對上手來歷幹人責戒厲狀

揩擦關書包占山地　翁浩堂

方伯達徐應辰所爭岡頭山歷時不決今喚到各人賫出干照得見方伯達親叔方六一將上件山出典與徐應辰之叔徐千四千四有男名曄見存方伯達以祖墳在山於嘉熙四年曾將錢八貫四百足就原得業主徐燁邊收贖有徐燁當年錢領上明言赤契檢尋未見方伯達將此領經官校印訖徐氏之族既已得錢不伏推業有徐應辰者乃徐燁之族弟也事不干已入脚爭山輒將祖上關書揩擦一行填作二保兩字占人一畝之山湊外段園山作契欲行包占當廳令書鋪辨驗揩擦改寫字跡曉然又且外段園山四字與簿上土名全不相應只欲以二保兩字占人一畝之山徐燁不伏出官專使應辰到官強辨若一房得錢一房占山而可以得志則強有力者皆可以橫行鄉閭而國法可廢矣徐應辰勘杖一百關書附案墳山還方伯達照已贖田管業給榜示地頭催追未到四名

爭山各執是非當縣照得曾子晦與范僧爭論山地自有兩項一項鷄籠山已經使府結絶不當復問今來所爭却是宋家源頭山此山原是楊三六業賣與范崇契內具出四至分明載錢六貫乃紹熙九年十一月立至紹熙十三年四月到官此范僧之所據也後來阿黃不曾具山之四至以憲指定二年九月日請紙於紹定二年八月投稅此曾子晦之所執也在法交易只憑契照既是范僧同母親將此山立契賣與曾子晦則既賣之後寸土株木自當還曾

子晦掌業縱有原契豈可復用在范僧夫復何說詰其所爭者不無由焉蓋曾子晦所執之契內明言男將風疾無錢醫治自是范僧小時阿黃立契范八依書范僧亦實於其間但當子晦以為范僧親養而范僧以為不曾養契領錢曾子晦以為范僧親領而范僧以為不曾領為曾子晦之說以為當初果不曾立契范僧何不爭於三十年前而却爭於子晦既論之後為范僧之說則以為當初果曾與曾子晦伺為半年不肯把契出官却先以假偽文書執出冒占在法典賣過二十年錢主俱存而兩詞柄鑿如此況書契之人並無一存可以為證本廳既難根

究向緣不得實情故未免令兩家在外和對其意無他亦以曾
子晦乃得業之家兇僧乃失業之主雖愚者已知其有鄭息之
勢所以官司再三勉以虞矜之成蓋欲彼此永絶訟根免三頻
煩紊煩官府耳今兩家既堅執所長當職只得從公區處蓋宋
家源之山厥直甚徵而山上所植松杉之木為利則甚巨兇僧
未興伐木之斧此山固不知其孰主兇僧既賣木之後曾子晦
即經官有詞是兩爭之意不在木也及復兩家之詞斷
之以平心之論蓋曾子晦以阿黃嘉定二年所賣立契而主此
山則可以曾子晦父知府所載寶慶元年文書而主此山則不
可緣文書所載之山係土名宋家源與宋家源頭想是兩處況
又是宋五山四至之中又有一至兇家山不知曾子晦之與宋
五交易在阿黃之先邪亦在後邪惟是曾子晦當初不便將此
契出官呈覆却先把支書以為憑宜乎兇僧之嘵嘵不已故官
司以其支書者併以契疑之外此又有一說可以參證擾兇僧
之兄兇八曾將黃桅園與曾子晦交易建陽鄉例交易往往多
批鑿原分支書曾子晦以為黃桅園及宋家源頭山並不曾批
鑿而兇僧執以為只是黃桅園曾批而此不係賣過即不曾批
今僧所分支書見留在使府司戶廳若是兩項山下園俱不曾

批則曾子晦之說為是此山合還曾宅管業如是黃桅園曾批
則范僧之說為正而曾子海之契尤有可議此本文字既難得
參詳使府嚴限不敢有違案具所擬事理申取自使府別委官
點對結絕庶得公當契書合給還取領

經二十年而訴典買不平不得受理

吳生所訴范僧妄認墓山事索到兩家契照昨送司戶看詳擾
申范僧兄弟三人長誠之次元之末倅僧開禧三年已立支書
分析即訖曾宅係於嘉定元年十月內買范元之鵝籠山下之
山范七六為牙涉三十餘年賣主范元之已身故無憑喚對甲

庚帖縣差無礙保正再集隣從公勘會今建陽縣申擾保正當
吉同隣人鍾五九等稱范元之嘉定四年身故即無子孫又稱
鵝籠山下有曾知府盧安人江孺人三墳三十餘年又有王家
古墳即不曾見范僧有喪安葬在山又稱開禧三年范僧經官
分析范元之在日分得晚田賣與夏秀才園賣與筆氏兒黃穗
園併山賣與曾知府宅其照得所爭之山范元之賣與曾在嘉
定元年范元之身故在於嘉定四年范僧今以淳熙三年之契
爭埋謂山內有所養母阿黃及兄誠之兩墓曾宅又指為王氏
古墓但范僧不爭於曾宅安厝之時而爭於曾宅陳論之後今

勘會即無范僧有墓在山之說曾宅掌業安厝既已年深合還曾宅照契管業所有山內見在墓穴亦不許曾宅開掘仍帖縣照應取台旨奉王侍郎諸典買田宅經二十年而訴典買不明者不得受理曾知府所買范元之墳山三十年若是范僧分業何不於曾宅所買之時陳訴況前業主俱亡亦不在論理之限開示范僧餘照會廳所擬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五